

透视日本人的灵魂，追索日本民族的潜意识
一代文学大师小泉八云的扛鼎之作

五十篇全译足本
日本灵异文学之真祖

怪谈

「目」小泉八云 著 王新禧 译

これから語る怪談や奇談の多くは日本の古い書物に記されている。たとえば「夜叉鬼説(やさきだん)」「仏教百科全書」「古今著聞集」「五十だれ」「百物語」など。物語の「異(い)く」つかは中国に起源を持つ物もあるようだ。特に著しい物としては「安芸乃助の夢」が挙げられるが、確かに中国に原話がある。けれども説明はあちこちの場面や挿話を加えて面白くして違和感のないように取り入れた。、妖艶な物語「貫ねんき」は、武蔵国(むさしのくに)西多摩郡(にしたまごおり)調布(あようふ)の農夫が彼の生まれを村の伝説として語ってくれた。既に日本語で筆記されているのがどうかは知らないが、その特異な信仰がわかって日本のほとんどの地域に確かに存在し、沢山の不思議な話が残されている。「力ざか」の事件は個人的な出来事で、語った日本人の言葉に従って英字を變更した他は少しの違ひもなく起こったまゝに書き記した。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除却我5月，
天地万物无。

怪談

月

月

月

月

怪談

五十篇全译足本
日本灵异文学之鼻祖

〔日〕小泉八云 著 王新禧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怪谈/(日)小泉八云著;王新禧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ISBN 978-7-224-08711-6

I. 怪… II. ①小…②王… III. 民间故事—作品集—日本 IV. I313.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4054号

怪谈

著者:〔日〕小泉八云

译者:王新禧

责任编辑:关宁

整体设计:哲峰

白明娟

出版发行:陕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710003

制版:陕西华夏电脑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航天通力彩印厂

开本:787mm×1092mm 16开 10.75印张 1插页

字数:216千字

版次: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224-08711-6

定价:26.80元



序

樱花之美与妖异之魅

小泉八云和他的《怪谈》

一、小泉八云这个人

今天，在中国提起小泉八云这个名字，有不少人可能会感到陌生。这位与马克·吐温、契诃夫、左拉、莫泊桑等大文豪身处同一时代的作家，身后却略显寂寥。然而，小泉八云之于日本民间文学的光大、之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却有着了不起的贡献与成就。

小泉八云，爱尔兰裔希腊人，本名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1850年生于希腊的圣毛拉岛（Santa Maura）。父亲是英军驻希腊部队里的一名少校军医，爱尔兰血统；母亲是一位美貌的希腊女子，她以毛拉岛的古名“Leudakia”的变体，为儿子取名为“Lafcadio”。

赫恩只在希腊待了两年，就去了父亲的故乡爱尔兰。在他3岁时，父母离异；稍大一些，父亲又死于海外。好心的伯父收养了孤苦伶仃的赫恩。可是不幸接踵而至，13岁时，赫恩的左眼在一次游戏中被误伤，导致失明，这给他留下了一生的阴影；17岁时，伯父破产，他被迫辍学；19岁时，为生计所迫，他搭乘移民船孤身远赴美国，坚强地走向独立，开始了人生的风浪颠簸。

经过数年的努力，赫恩在美国换了多份工作后，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并在业余翻译改写法国小说。由于自幼父母离异，孤独的成长环境，孕育出他喜做梦、爱幻想的性格，以及“泛灵论”的世界观。他认为天地万物各有其灵魂的存在，不管是对人或对自然，都要重视“与灵魂的相互接触”。这一世界观，对他写作方向的决定，影响深远。在美国期间，他著有《异乡文学拾零》、《中国鬼怪故事》和《在法属西印度的两年》等作品。

1887年，赫恩在新奥尔良一个博览会上，看到了英译本《古事记》，遂对日本的神话和民间传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斯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崛起东方，西方世界对这个古老神秘的国度充满了好奇。恰好，哈帕出版公司提出了“日本游记”采访计划，打算采写一组关于日本历史文化的报道。这正与赫恩的心思相吻合，于是他主动请缨，以特约撰稿人的身份，横越太平洋，于1890年4月4日来到了日本的第二大城市横滨。从此，他后半生的命运与事业就跟这片开满樱花的土地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抵达日本后不久，赫恩就发现日本人民的生活方式、性格以及世界观，与自己是多么地相似，由此萌生了长期定居日本的念头。但根据出版公司的合约，他仅能在日本停留两个月。于是，他索性毁约赔钱，义无反





顾地留在了日本。经著名语言学家、《古事记》的英译者张伯伦教授推荐，赫恩在岛根县松江中学得到了一个英语教师的职位。

岛根县古称出云，是日本神话的发祥地。赫恩非常喜爱这块土地，课暇即四处游历，积极探寻日本神话的奥妙。1890年12月，赫恩和出身武士家庭的英语教师小泉节子成婚，这更加坚定了他永久居留日本的决心。1896年，赫恩正式归化，加入日本国籍，并用夫人的姓“小泉”，结合和歌“八云立つ，出云八重垣”中的“八云”二字，为自己取了个日本名字“小泉八云”。

作为近代西方有名的日本通，小泉八云的名字在日本广为人知。他在日本生活了14年，直至生命的终点。这14年里，他花了无数心血来研究日本民族的传统和国民性，研究日本的文学、艺术、宗教、神话，用生花妙笔写下了多部有关日本的著作，这段时间堪称他写作的丰熟期。其间他所创作的主要作品有：《陌生日本的一瞥》（1894）、《远东的未来》（1895）、《异国风情及回想》（1898）、《灵之日本》（1899）、《明暗》（1900）、《日本杂录》（1901）、《骨董》（1902）、《怪谈》（1904）等。这些著作使他成为西方人透视日本的一面镜子，也为他在世界文学史上取得了一席之地。

自从大洪水以来便被分隔在两个世界里的东西方，由于地理上的隔绝造成了文化上的隔膜，单从物质层面进行沟通，想要相互深入了解，基本是不可能的。西方人真想了解东方，第一必须怀有客观的无利害冲突的心态；第二必须具备诗人般的同情之心。要不然，单从物质方面是不能抓住东方人的心的。历来到过东方的诸多西洋观察家中，能真正做到同东方文明水乳交融的，只有小泉八云等寥寥数人。

受了东方民族与宗教充满魅力的文化影响，小泉八云从民俗与情感方面入手，去解释、透视日本人的灵魂。当时的日本正大踏步地走在全盘西化的路上，全民沉迷于物资追求与享受中，传统的习俗、风土、民情逐渐丧失。对于许多日本人而言，小泉八云质朴的描写恰好保存了在这个工业化进程中被丢弃的大和民族的特色，客观上起到了发掘并保护传统的作用。小泉八云虽然不是日本本土人，却比日本人更加钟爱 and 了解日本文化。他曾经声言：“我在日本喜爱的是整体的日本人民，这个国家里贫穷质朴的大多数人……我喜爱他们的神、他们的风俗、他们的衣着、他们的房屋、他们的迷信、他们的过失……”从他的大量著作里可以看出，他对日本文化的倾心，完全出自强烈而真挚的感情。因此，他的作品更容易为日本人民所接受，甚而产生“这就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所书”的错觉。

1904年，小泉八云完成了日本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日本：一个解释的尝试》，并由东京（帝国）大学转入早稻田大学，开设英国文学讲座，广受学生喜

爱。同年9月26日，小泉八云因工作过劳，导致心脏衰竭而骤逝于东京寓所。

值得一提的是，小泉八云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界影响很大。鲁迅、周作人、辜鸿铭、朱光潜等文化名流都曾撰写专文介绍过小泉八云，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1930年，胡山源翻译了《日本与日本人》一书。此书系落合贞三郎从小泉八云评论日本的文章中选辑编汇而成，从心理上、哲学上解剖了日本人整个的内心生活，堪称小泉八云日本观的代表作品。

二、《怪谈》这本书

小泉八云一生总共改编撰写了50篇日本怪谈故事，但1904年出版的《怪谈》一书，实际上只有17篇怪谈故事，其他篇目则分散于《骨董》、《日本杂录》、《明暗》等多本书中（详见本书“译后记”），且原文系用英文写就。日本多位作家在将其翻译为日文时，将这些故事辑录综合起来，汇编到一本书里，也定名为《怪谈》。

《怪谈》被誉为日本灵异文学的鼻祖，是小泉在竭力领悟日本文化的精髓后，创作出的最著名的作品。小泉八云学识渊博，涉猎典籍广泛，翻译介绍之作极多。综其后半生的主要事业，就是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互相交流转介。他钦佩安徒生，深知寓言及民间故事对于一国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在一切文学形式中，他认为日本的民间故事及传说，最适宜于自己的研究工作。

于是，在岛根县居住时，小泉一边教书，一边从妻子及其他乡人那里聆听了大量的日本传统妖怪故事，而后加以整理消化、推敲淬炼，抱着极大的热情，“炼句枯肠动，霜夜费思量”，陆续加工完成了数十篇怪谈故事。他的加工，极大地提升了素材的艺术水平，将市井乡谈的“璞石”，雕琢成了一块块美玉。结果，使得《怪谈》超越了单纯的怪力乱神，变为典雅的文学结晶。当与他同一时代的西方文豪们，正致力于揭露社会的污秽和腐朽时，他却沉迷于玄奥的“除却我与月，天地万物无”的怪谈世界中，难以自拔。

小泉的祖辈据说是中世纪的流浪民族，所以在小泉的血统中实含有流浪者特有的江湖艺术气质。这一气质透过他灵敏而纤巧的笔触，深刻地展现在《怪谈》中。全书透过鬼眼看人生，描画了一个个在黑暗中或孤独或寂寞的故事，甚至还平淡地讲述了许多人与妖之间的爱情，似幻似真、迷离恍惚，可谓深得日本文学之三昧。其间的故事大多带有浓厚的扶桑乡土气息，还有一部分则源于中国的古典小说，有的将日本山海的雄浑瑰丽形诸文字，有的把自然描写和神话传说糅于一体，试看此中多少篇章，摊开来竟是满目萧索，幽雅而凄迷。那种阴阳两界间的对话、逾越、互换，是那么精彩有趣、奇诡可怖，令读者在神秘、幽玄中不住地感慨世态炎凉，叹息人间诸多无奈。



此外，不得不佩服的是，《怪谈》的叙述方式和语境相当日本化，字里行间充溢着浓浓的大和气息。一位从前的西方人，却用了地道的东方方式去理解和叙述妖魔鬼怪的世界，以渊博的学识和细腻的审美境界，卸去了鬼怪恐怖的力量，刻意传达了纤细哀婉凄幽的美。他的热情、他的幻想、他的偏执，乍看之下朴质无华；细细品味，却赫然有如大自然的夺目光华，裂空而来，霹雳一响，予心扉以最深沉最猛烈的撞击。从某种意义上说，《怪谈》就是日本历史间接的体现，同时也承载着东方共有的文化美感。全书所呈现出的东西方文明交融的美学境界，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和认识价值。

顺带一提，“妖怪学”在当今的日本，俨然已是一门显学。作为怪谈文学的滥觞，《怪谈》在1964年被小林正树搬上银幕，改编为同名电影，在世界影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影片从原著中选取四则加以演绎——《黑发》（书中原题为《和解》）、《雪女》、《无耳芳一》、《茶碗之中》），四个故事表面看上去毫无关联，内里却都表达了“信任与背叛”这一人类亘古不变的道德困境，通篇奇绝悬疑，环环相扣，仿佛无穷无尽，充满了超现实主义的叙述，处处渗透出阴暗诡异的美，于低迷哀婉中隐显出噬人的惊悚。再加上对白抒情细腻、场景雅致华丽，上映后大获好评，被赞赏为“最精致的恐怖”，是日本妖怪电影中思想内容均臻上乘的经典代表作。

王新禧

2008年5月9日序于福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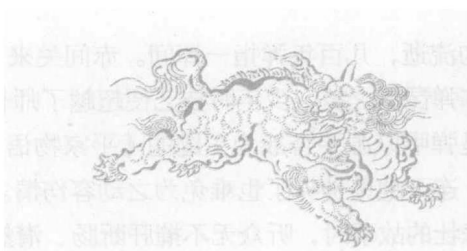


INDEX 目录

1. 无耳芳一（耳なし芳一） / 1
2. 鸳鸯（おしどり） / 9
3. 阿贞的故事（お貞の話） / 11
4. 乳母樱（乳母ざくら） / 14
5. 计略（かけひき） / 16
6. 镜与钟（鏡と鐘と） / 18
7. 食人鬼（食人鬼） / 22
8. 貉（むじな） / 26
9. 轱辘首（ろくろ首） / 28
10. 被埋葬的秘密（葬られた秘密） / 35
11. 雪女（雪おんな） / 37
12. 青柳的故事（青柳のはなし） / 41
13. 十六樱（十六桜） / 47
14. 安艺之助的梦（安芸之助の夢） / 49
15. 力马鹿（力ばか） / 53
16. 向日葵（日まわり） / 55
17. 蓬莱（蓬莱） / 57
18. 幽灵瀑布的传说（幽霊滝の伝説） / 59
19. 茶碗之中（茶碗の中） / 62
20. 常识（常識） / 65
21. 生灵（生霊） / 68
22. 死灵（死霊） / 71
23. 痴女冈目的故事（おかめのはなし） / 73
24. 巨蝇的故事（蠅のはなし） / 76



25. 雉鸡（雉子のはなし） / 79
26. 忠五郎的故事（忠五郎のはなし） / 81
27. 风俗（土地の風習） / 85
28. 食梦貍（夢を食う貍） / 86
29. 守约（守られた約束） / 89
30. 毁约（破られた約束） / 92
31. 梅津忠兵卫（梅津忠兵衛） / 97
32. 在阎罗殿前（閻魔の片で） / 100
33. 果心居士的故事（果心居士の話） / 103
34. 兴义法师的故事（興義和尚のはなし） / 109
35. 和解（和解） / 113
36. 普贤菩萨的传说（普賢菩薩の伝説） / 116
37. 屏风里的少女（衝立の乙女） / 118
38. 骑在尸体上的男子（死骸にまたがった男） / 122
39. 人鱼报恩记（鯨人の恩返し） / 124
40. 振袖和服（振袖） / 128
41. 因果的故事（因果の話） / 131
42. 天狗的故事（天狗譚） / 134
43. 鸟取的被褥（鳥取の蒲団のはなし） / 137
44. 弘法大师的书法（弘法大師の書） / 141
45. 镜之少女（鏡の乙女） / 145
46. 画猫的男孩（猫を描いた少年） / 149
47. 蜘蛛精（化け蜘蛛） / 152
48. 丢失饭团的老奶奶（団子をなくしたお婆さん） / 154 1
49. 穿武士服的小人（ちんちん小袴） / 157
50. 返老还童之泉（若返りの泉） / 161
- 译后记 / 163



无耳芳一^①

距今七百多年前，在下关海峡的坛之浦海湾，平家一族与源氏一族之间长期的争斗^②，终于画上了句号。平家在这最后的决战中全军覆没，幼帝安德天皇与平家满门俱丧生于此役。此后的七百余年间，平家的怨灵就一直在坛之浦及附近的海边徘徊游荡……我在另一篇作品里^③讲过，在那里有一种奇怪的蟹，它们被称为“平家蟹”，背上可以看到酷似人脸的花纹。传说这些蟹就是平家武士的亡魂所变。

许多怪异的事陆续发生在这一带的海岸边。每当夜幕降临，漆黑的坛之浦海面上总有数不清的青白色光球在燃烧，或者盘旋在浪涛之上飞舞——渔夫们管这叫“魔之火”或“鬼火”。风起时，海上还会传来凄厉的号叫声，仿佛千军万马正在呐喊厮杀，喧嚣扰攘。

据说在较早前，平家亡灵的狂躁、恐怖尤盛于今时。它们会在半夜里从夜航的船边突然冒出，把船弄沉；在海边游泳的人一个不小心，也会被平家亡灵拖入海底溺死。

地方上的民众为了平息这些鬼魂作祟，就在赤间关建了一座阿弥陀寺。寺院造好后，又依傍海岸，为投海的幼帝和平家重臣们设了墓地，立起墓碑，并定期举办佛事，替往生者祈冥福、求平安。自从佛寺和墓地建好后，平家亡灵比以前稍微平静了些，但仍然时不时会发生令人毛骨悚然之事。这说明它们尚未得到真正的安



● 风雨坛之浦

息。

时光匆匆流逝，几百年弹指一挥间。赤间关来了一位名叫芳一的盲琵琶师^④。芳一从童年起就苦练弹琵琶之技，少年时技艺便超越了师长，成为一个职业的琵琶琴师。他最拿手的节目，是弹唱以源平合战为主题的《平家物语》，在当时无人能及，相当出名。其功力已臻化境，连天地鬼神听了也难免为之动容伤情。每当他和着琵琶，说唱平家一族在坛之浦英勇而悲壮的故事时，听众无不摧肝断肠、潸然落泪。

芳一刚出道时极为贫困，幸亏阿弥陀寺的住持喜好诗歌雅乐，经常邀请芳一到寺里弹奏吟唱。住持十分欣赏芳一的绝技，干脆就让他长住寺里，免却了奔波流浪之苦。芳一满心感激，搬进阿弥陀寺的一间宿屋中安顿下来。从此他食宿不愁，作为回报，自然也竭尽全力地为住持弹唱。住持一般都是在晚间闲暇时，前来欣赏芳一的技艺。

一个夏日的夜晚，阿弥陀寺的住持带着小沙弥，去一位过世的檀越家里做法事，寺中只留下芳一一人。当晚天气闷热，芳一独守空寺，颇觉无聊，便想到卧室前的走廊上乘凉，走廊正对着阿弥陀寺后的一个小庭院。

芳一静坐在走廊上，等着住持回来，随手弹起了琵琶。弹着唱着，不觉过了子夜，住持还未归来，屋里又热得很，令人无法入眠，芳一只得继续留在走廊上。

忽然，后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有人正穿过后院，逐渐靠近走廊。这脚步声十分陌生，不像是寺里僧人的。芳一正疑惑到底是谁时，脚步声已在他面前停了下来。一个阴森粗鲁的声音叫道：“芳一！”这嗓门嘶哑低沉，口吻就像是武士在使唤下人。

芳一被这怪异的来人吓了一跳，一时说不出话来。那声音变得更严厉了：

“芳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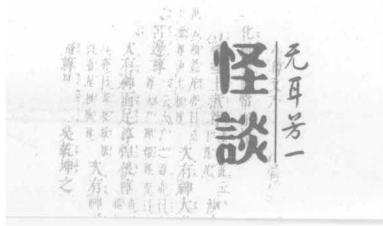
“在！”芳一战战兢兢地答道：“请问是哪一位？我的眼睛看不见。”

那人语气缓和了一些，说道：“不要怕，我就住在这附近，来此有事相商。我家尊贵的主人率家臣们出游，这两天正好停留在赤间关，游历坛之浦会战的遗迹。听说你是弹《平家物语》的名手，所以想请你去弹奏一曲。请立刻带上琵琶，随我去主公的府邸走一趟。”

那个时代，武士的命令，平民百姓是不能违抗的。芳一只好穿上草鞋，抱起琵琶和陌生人一道出发。

武士拉着芳一的手，给他带路。芳一感觉他的手坚硬冰冷，如铁铸一般。伴随着脚步声，武士身上还发出铿锵咯嚓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是穿着甲冑。芳一猜测，他可能是某位公卿贵藩府上的值夜武士吧？一念及此，芳一初时的恐惧平息了，反而有些受宠若惊——因为，他记得武士曾说过，主公是一位非常尊贵的大人物。那么，要听他弹唱的人，地位决不会低于第一流的大名！

不久，武士停住脚步，芳一仔细聆听左右，感觉好像是到了一扇大门前。他有点奇怪：方圆百里，除了阿弥陀寺正门外，怎会另有如此巨大的门呢？真是蹊跷。



“开门！”武士喊道。跟着传来了门闩拉开的声音。武士牵着芳一走进门里，穿过宽阔的庭院，好像又在某个门口停了下来。武士大声喊道：“里面的人，还不快点出来迎接？我把芳一带来了！”登时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屏风滑动声、门禁开启声，以及女性交头接耳的谈话声。从女子的言谈中，芳一判断她们肯定都是大公卿府里的女侍。但到底自己身处何地，仍然不知。不过也没时间容他多想了，他被搀扶着走上石阶，一级又一级，到了最后一级时，被命令脱掉草鞋。一名女侍牵着芳一的手，引领他走过一长段精心洒扫过的光滑地板，绕过曲折的转角走廊，通过数不清的隔扇门，终于，来到了一个地铺柔席、异香不绝的地方，似乎是一间宽敞的大厅。



◎ 芳一为众多“贵人”演唱

芳一感到众多贵人正聚集于此，因为他听到只有高级丝绸才会发出的沙沙的摩擦声，就像森林中风拂叶落的声音。四周有很多人在低声交谈，说的都是宫廷里的文雅敬语。

有人在芳一面前铺上一张柔软的坐垫，芳一坐了上去，调好琵琶的音弦。一个苍老的女声说道：“现在就开始弹，唱一段平家的故事吧，这是我们主人最想听的曲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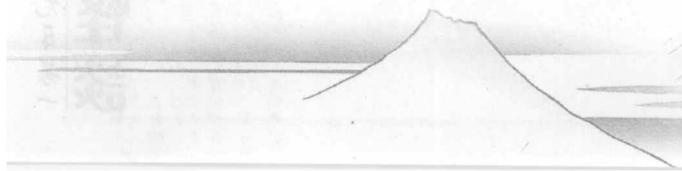
芳一听这口吻，心想可能是府邸中的女侍长。就恭恭敬敬地欠身问道：“平家的故事很长，全部唱完恐怕得花好几个晚上，不知尊上想听哪一段呢？”

“就《风雨坛之浦》这一段吧！那是平家诸曲中，最为哀怨的一节。”女声答道。

芳一领命，手挑琴弦，口中放歌，缓缓弹唱起来。弦音凄切、歌声悲凉，宛若此役重现目前。琵琶在他手里弹出了摇橹声、船只前进的破浪声、箭矢横飞的嗖嗖声、兵士厮杀的呐喊声、践踏惨呼声、刀剑砍在兜鍪上发出的脆响声、被杀者坠入海中的扑通声……芳一周围时不时传来阵阵赞赏的低语：“多么出色的琴师啊！”“我在自己的领地内，还从未听过如此动人的弹奏呢！”“普天之下，再没有像他这样优秀的歌者了！”

受到鼓舞，芳一大为振奋，弹唱亦渐入佳境。周围的贵客们大气也不敢出一口，四周又宁静了下来。

终于，芳一唱到了平家悲剧的最高潮——二位尼^⑤怀抱安德小天皇投水自尽的那一幕。歌曰：“战焰滔天，血染波痕。尼怀幼帝，哀诉诸源，再三拜饶，声声凄绝。可怜孤寡，



胆寒心裂。诸源如狼，持械以胁：‘刀兵碧波，尔可择一。’尼乃静默，转拥幼帝。安德稚言：‘携朕何去？’池禅老尼，泪似雨落：‘携汝共赴，净土极乐。’幼帝之母，建礼门御，手捧神器，声声凄切：‘传国神剑，勿入于贼。’语毕涌身，共赴洪波。平氏一门，于焉族灭。”

和着唱词，芳一的琵琶弹得如泣如诉，时如万丈狂涛怒吼，时如锐利刀剑交锋，周围的听众都听入了神。当芳一唱到安德天皇跳进万丈大海时，周围的人一齐发出了啜泣声，其中还夹着痛苦的呢喃。慢慢地，啜泣和呢喃变成了撕心裂肺的悲切恸哭，贵客们失态地大放哀声。芳一吓坏了，手一颤，琵琶声戛然而止。

过了好一阵，哀哭声才渐渐停息。一片死寂中，芳一听到那苍老的女声赞道：

“唱得真好。尽管我们事先都已知道你是琵琶名手，并且在吟唱上的功夫也十分了得，但今日耳闻之下，方知你的技艺比传言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你真是世上首屈一指的琴师啊！”

“敝上对此相当满意，令我重重酬谢于你。芳一，敝上还想听其他唱段，接下来的六天，请你每晚都来为他演唱，直至敝上起驾为止。因此，明天晚上，你务必要在同一时间前来此地。今晚引领你的武士，将继续负责去接你。”

“不过，一定要记住，这件事绝对不能告诉其他人！因为敝上是微服出游来到赤间关，

他不想别人知道。那么，今晚辛苦你了，请回吧！”

芳一双手触地，深深地行了一礼，以示答谢。一个女侍牵着他的手，带他走到门口，再由那个武士将他送回寺院的走廊上。两人相互道别分手。

芳一回到寺里时，天已大亮，但谁也没注意到他。因为住持自己回来得也很晚，以为芳一自去睡了。

对于昨晚发生的奇事，芳一未向



◎ 源平合战时的惨烈场面



任何人说起。白天，他稍事休息；到了子夜，那武士如约前来，引领他来到贵客云集的府邸弹唱平家曲。和上回一样，芳一的献艺再次博得了齐声赞叹。但是，这次有个小沙弥留意到他离开了寺院。当芳一在清晨归来时，随即被住持唤去谈话。住持面带愠色，语重心长地对芳一说道：“芳一君，我们都很为你担心啊！你眼睛不方便，还在半夜里独自出门，这样太危险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可以差遣一个仆人照顾你啊。芳一，你晚上究竟上哪里去了？”

芳一闪烁其词，搪塞道：“请您原谅，我有些私事要处理，并且只能在晚上办，无法安排在其他时间。”

看着芳一苍白的脸色，住持惊讶更甚于痛惜。他觉得事有蹊跷，芳一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他心头涌起一个不祥的预感，担心这个盲目青年可能被什么妖魔恶灵给附体了。于是他不再追问，暗中吩咐寺院的杂役监视芳一的一举一动。如果芳一晚上再溜出寺院，就立即尾随其后，探个究竟。

当天晚上，杂役暗中留心，果然发现芳一背着琵琶，一只手像被什么人牵着似的举在空中，步出了寺院。杂役立刻提着灯笼，紧紧尾随着芳一。那晚大雨滂沱、天色昏暗，道路漆黑一团。杂役刚转过一个街角，前面的芳一已没了踪影。

真是怪事！一个盲人在泥泞的道路上，怎能行得如此飞快？杂役既纳闷，又不甘，快步跑到镇上，挨户向芳一常去的人家询问，都扑了空，谁也不知道芳一在哪里。杂役无可奈何，只好沿着海边的小路赶回寺院。突然，阿弥陀寺的墓园里，传出阵阵高亢激越的琵琶声。杂役举目眺望，只见墓园周围有两三簇鬼火在闪动，深处则晦暗不明。他立刻折向墓园，穿过崎岖荒芜的草丛小径，来到了墓地里。

就着灯笼的昏黄灯火一看，杂役登时愣住了。但见芳一独自冒雨坐在平氏家族的墓前，面对着安德天皇的墓碑，失魂落魄地弹着琵琶、声嘶力竭地唱着坛之浦会战的故事……在他身后和四周，每一块墓碑上，都有一团泛着青绿色幽光的鬼火，在不住地上下飘动。亡灵鬼火数量之多，简直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芳一君！芳一君！”杂役鼓起勇气喊道：“你被鬼魂缠住啦。芳一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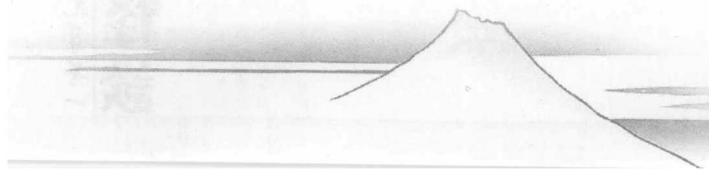
但是，芳一充耳不闻，伴着琵琶铮铮的弹奏声，愈发起劲地唱着“坛之浦会战”。杂役顾不得凶险，上前一把抓住芳一，在他身边大声喊道：

“芳一君！芳一君！请立刻跟我回去！”

芳一神色怪异，阴森森地斥责道：“真是胡来！在贵人面前失礼，会受到严惩的！”

一句话吓得杂役汗毛直竖，芳一面前除了墓碑，哪里有什么贵人啊！他知道芳一肯定是被鬼迷了心窍，不由分说，拼命拖着芳一离开了墓园。

回到寺里，芳一精神萎靡，仍然有点痴痴呆呆，甚至没有察觉自己已被雨打得透湿。住持先吩咐给芳一换上干衣裳，接着，坚决要求他对自己反常的举止做出解释。芳一踌躇



良久，心知已然惹恼了住持，终于一五一十地将详情说了出来。

住持凝神思索，叹息道：“芳一君，我可怜的朋友，你该早点和我商量的，现在你已身陷险境了！你在琵琶上令人惊叹的造诣，已给自身带来了离奇的灾祸。这是件非常恐怖的事，你所耳闻的种种，皆是幻象。来接你的并不是活人，而是平家的亡魂呀。你也不是到什么贵人府上去弹琵琶，去的只是寺后那个墓园而已。那些战死的平家亡魂，想把你永远地带到阴界，为他们弹唱，所以就幻化异相引诱于你。你听从了鬼魂的召唤，鬼魂的意志就会附着在你身上。如果你继续服从鬼魂的命令，或迟或早，你铁定会被撕成碎片，送掉性命！糟糕的是，今晚我又不能留在你身边，因为我还要主持一场法事。不过，在走之前，我会在你身上写下辟邪经文，这样便能保你安全。”

日落之前，住持准备好朱砂、毛笔，叫小沙弥脱去芳一的衣服，沐浴净身，然后用毛笔沾满朱砂，在芳一赤裸的全身——头、脸、颈、胸、背、腹、手、脚、股——密密麻麻地写满《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经文。写完之后，住持告诫芳一说：“今晚，等我外出之后，你立刻去坐到后院走廊上，到了半夜，那个鬼武士便会来接你。但是有了经文的庇护，阴世的鬼魂看不到你的肉体。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必须保持安静，绝不能开口说话，也不能挪动身体，只管以入定之心静坐即可。倘若你动了，或者发出声响，鬼魂就会发现你，把你撕成碎片。别害怕，也不要试图呼救——因为没有人能够救你。你必须照我说的去做，才可逃过此劫！”



◎ 住持在芳一全身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夜幕缓缓降临，住持和小沙弥都走了。芳一依照吩咐来到走廊，他把琵琶放在地板上，自己则在琵琶后边以坐禅的姿势，屏息静气地静坐着，一动也不敢动。



就这样过了几个时辰，远处传来了武士的脚步声。那声音穿过后院，来到走廊边，在芳一面前停了下来。

“芳一！”一个粗重的声音焦急地喊道，正是那个武士的大嗓门。芳一屏住呼吸，大气都不敢出一下。

“芳一，你在哪里？快出来！”呼声越发严厉，犹如磨刀般刺耳。芳一心头乱跳，强忍住恐惧一声不响。

“芳一！”武士第三次呼唤，语气变得极其凶暴粗野，“你究竟在哪里啊？真是可恨！我一定要把你找出来！”

武士一面嘟囔，一面搜索着走廊，沉重的脚步声在芳一周围来回梭巡。芳一吓得四肢僵硬，连心跳仿佛都停止了。

缄默死寂中，芳一听到武士自言自语道：“咦，琵琶就放在这里，琵琶师怎么不见了？……奇怪，只有两只耳朵漂浮在空中。噢，难怪他没有回答我，他已经没有嘴巴了，看来他的身体也没有了，只留下一对耳朵……好吧，既然找不到人，就把这对耳朵带回去给主公看，好歹算是找过琴师的证据！”

霎时，芳一只觉得双耳被一对铁钳般的手指拽住，生生地拧了下来。那痛苦简直无法形容。芳一强忍剧痛，不敢发出声音，直到脚步声沿着走廊渐渐远去。芳一觉得脑袋两边热乎乎地，肩膀上有黏糊糊的液体在往下流，同时头痛欲裂。但他依然不敢抬起手……

天快亮时，住持赶回来了。刚走到后院，他便踩到一摊黏稠湿滑的东西。“糟了！”住持惊呼一声，提灯一照，脚下是一摊鲜血，难道芳一终不免劫难？他连忙大步赶到走廊。芳一身子僵直，仍保持着坐禅的姿势，从耳根伤口处流下来的鲜血，将他全身都染红了。

“可怜的芳一啊！”住持急切地问道：“怎么搞的，你受伤了？”

听到住持的声音，芳一紧绷的心弦一下子松弛下来，随即放声大哭，流着泪讲述了昨晚的遭遇。

“唉！”住持双手合十，轻念佛号，说道：“全怪我，都是我的错！为图方便，捏着你的耳朵往脸上写经文，居然忘了在两耳上写了。后来又没有检查一番，让你受苦了……不过，现在后悔也无济于事了，还是尽快治伤要紧……危险总算过去了，那些亡魂再也不会来纠缠你了，放心吧！”

芳一的伤口经良医治疗，不久就愈合了。这件奇闻很快传遍了各地，芳一的名字变得无人不晓。许多达官贵人纷纷赶到赤间关来听芳一弹唱，芳一得到大笔酬金，成了富有的人。打那以后，人们便称他为“无耳芳一”。

①本篇怪谈，最早可追溯到宽文三年（1663）刊行的《曾吕利物语》，以及本多良雄的《大